

西咸研究

(增刊·第3期)

西咸研究院

2020年3月13日

本期导读:

1. “新基建”新在哪里?
2. 新基建, 为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
3. 任泽平: 第一次面对面讲新基建, 播下中国未来的“种子”
4. 何自力: “新基建”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

“新基建”新在哪里？

近期，“新基建”被高层频繁点名。

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细化工作，指出要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20天内，中央级别的政府会议4次提及“新基建”，频率可谓史无前例。

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什么可以被纳入新基建的范畴

“新基建”是我国为加快国家规划建设，明确推出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七个领域：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有关专家表示，“新基建”已被不少地方政府列入 2020 年投资计划，5G 通信网络建设、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正在成为各地布局未来的重头戏。“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改善民生福利，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石。

此次疫情也反证了加快“新基建”建设、提高新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水平等正成为城市发展的“刚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为各部门疫情排查、精准施策、复工复产提供了科技支撑，如云疫情排查管理上报系统、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排查平台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多维分析相关数据。这些均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范畴基础设施得以实现。

分析认为，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消费动力回暖，数字化跨境电商、线上新消费业态将更加蓬勃发展。应对疫情影响经济下行，“新基建”还能站在全球创新生态的角度，借助危机重构战略布局。

七大“新基建”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5G：今年基站建设量有望超 55 万个

国内 5G 建设进度有望超市场预期。当前市场担忧疫情

会影响 5G 年初招标，以及供应链供货周期延长，从而对全年 5G 建设进度产生较大影响。但当前通信行业在顶层协调部署下，中国 5G 产业链正在快速复工复产，供应链之间的协同作用加强。从运营商角度来看，中国联通正在贯彻落实落实 5G 网络共建共享，2 月 21 日中国联通召开全国疫情期间投资建设推进工作推进视频会议，明确要求各省公司突出重点、加快 5G 建设，上半年与中国电信力争完成 47 个地市、10 万基站的建设任务，预计前三季度与电信合作完成 25 万站建设，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季度。中国移动则于 2 月 29 日表示，2020 年“建设 30 万个 5G 基站”的目标不会变，今年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 5G 网络。目前三大运营商全年计划建设 55 万个基站，预计全年建设进度有可能超预期。

特高压：或带来 1500 亿元的增量市场

根据 2018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共规划了 12 条特高压工程。国家电网近日印发了公司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此次工作任务要求年内开工建设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等工程，年内核准南阳-荆门-长沙、武汉-南昌、白鹤滩-江苏等 7 条特高压工程，力度超预期。按照每条特高压约 200 亿元投资测算，年内新审批的 7 条特高压线路或将带来约 1500 亿元左右的市场增量空间。

城市轨道交通：预计 2020 年通车里程有望突破 1000 公里

2019 年底，全国共 40 座城市开通城轨线路，累计通车里程达到 6730.27 公里。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城轨基建投资作为稳经济的利器之一，有望持续

加码。地方政府专项债和 PPP 项目提供增量资金来源，促使城轨基建投资进一步提升，贡献通车里程持续增加。据财政部数据，2019 年国家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2.15 万亿元，并提前发放 2020 年部分额度，预计 2020 年全年发行额有望超过 3 万亿元，呈现发行规模加大、发行节奏提速的趋势。预计 2020 年全年通车里程有望突破 1000 公里。随通车里程增长，城轨产业链装备公司有望持续增长，包括车辆设备和城轨控制系统设备。

充电桩：市场空间千亿元级别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全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 53.1 万台，私人充电桩 71.2 万台，车桩比约为 3.5:1，远低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规划的 1:1。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量的 25%左右，保守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 700 万辆左右。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000 万辆、车桩比 1:1 估算，需要的充电桩数量约 1880 万台。由于交流桩和直流桩价差大，假设充电桩均价 1.5 万元/台计算，对应的充电设备市场空间约 2800 亿元。以单车年耗电量 2000 度电估算，充电和服务市场将约 400 亿元。

大数据中心：西南、西北有较大增长潜力

数据中心显著受益于流量爆发，行业景气度高。互联网在疫情期间又一次爆发，荣耀流水新高、抖音首播电影、互联网教育免费提供课程。所有的互联网应用背后，都需要数据中心提供相关的基础支持。预计未来国内数据中心项目

会出现快速增加，尤其是一些绿色、大型或者超大型的数据中心会增多。地域结构上看，北上广深地区由于政策限制增长空间有限，但周边省市数据中心新建、扩建的投资需求将会显著增多，另外一些环境适宜、电价优惠、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如西北、西南等，数据中心数量也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按照信通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的全国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机架数量为 203.4 万个，到 2020 年有望增长到 326.7 万台，增长迅速。

人工智能：今年我国市场规模增速预计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人工智能在技术商业场景应用需求提升，产业规模将持续增长。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9 年 9 月，科技部印发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3 年建设 20 个左右试验区。如今，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已运用于智能安防、医疗、金融和教育等领域。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增速 45%，远超全球市场规模增速水平。

工业互联网：预计“5G+工业互联网”将是投入重点

工业互联网由基础网络、平台和安全保障体系构成，其中平台是核心。目前，国内工业互联网平台处在龙头企业示范阶段，主要参与的企业包括大型制造企业、互联网公司及第三方 IT 解决方案企业等。值得关注的是，工信部重点推动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示范项目，该项目在 2019 年 8 月份确定了入选名单，10 家企业入围，包括华为

FusionPlant、阿里 supET、海尔 COSMOPlat、东方国信 Cloudiip、用友精智、树根互联根云、航天云网 INDICS、浪潮云 In-Cloud、富士康 BEACON、徐工信息汉云。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海尔、树根互联以及徐工集团等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效果都十分明显。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将按照“三步走”战略推进，2025年属于第一个规划期，重点是进行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预计“5G+工业互联网”将是投入的重点和突破口。工信部2月25日公布的《2019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明确了81个示范项目，其中“5G+工业互联网”集成创新项目就有10个之多，涵盖了大飞机制造、电器制造、港口管理、装备加工等多个领域。

（来源：上观新闻）

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究竟是什么，将会带动哪些产业发展，是否能够支撑起稳增长的重任？

新型基础设施究竟新在哪儿

在人们的印象里，传统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桥梁等，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基础设施的内涵也

在改变。

“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整体来看我国已经处于相对完善的阶段。”中泰证券分析师冯胜表示，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主要立足于科技端，主要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

事实上，新基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 2018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可有效激发市场动力。其中，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生产资料，通过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以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通信技术为载体，推动人类经济形态和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也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副会长武锁宁指出，新基建有别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将 5G 基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内容列入其中，通过网络增长和实体经济相融合，将带动更多的产业应用。

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疫情期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云直播”成为国内外网民关注的热点。许多网友通过 5G 网络成为这两所医院建设过程中的“云监工”。可以说，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已渐渐融入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

“5G 网络建设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可以带动大规模的信息消费增长。”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5G 作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更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5G 不仅满足部分高端消费群体，比如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大型网络游戏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也可以解决城市热点地区网络拥塞的现象。据中国信通院预测，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5G 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 1.2 万亿元，未来 5 年工业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投资规模有望达到 5000 亿元，5G 网络建设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 3.5 万亿元。

此外，5G 建设本身包括芯片、器件、材料、精密加工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统、云平台、数据库等软件。5G 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联技术结合，又将带动诸多行业，为很多领域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以 5G 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提高效率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业内专家指出，在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渗透作用上，5G 大有可为。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当其时

在此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表现突出的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将在接下来的经济社会运行中发挥更重要的支撑作用，还将成为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在‘新’，要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重复建设。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的大型设施，不能简单重复传统基建的方式方法，否则就会导致资源过剩。”西部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张鸿表示，新基建要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特征，制定倾向型投资，重点加大人口流入地区的5G、智能化、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5G基站建设规模接近16万个，已在50个城市正式开启5G大规模商用，医疗健康、媒体娱乐、工业生产正逐渐成为5G应用的先导性领域。此外，我国云数据中心资源总体供给规模近年来复合增长率在30%以上，全球500强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中32%来自中国。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技术先进、功能强大的网络、计算和融合类新型基础设施正在逐渐形成，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当其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指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抓好长远战略布局的同时，加紧补齐短板、突破瓶颈，推进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

（来源：光明日报）

任泽平：第一次面对面讲新基建，播下中国未来的“种子”

“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时代，‘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需尽快推出‘软硬’新基建。”恒大研究院首席经

经济学家任泽平说，这不是“新瓶装旧酒”、不是“刺激铁公基”、不是“四万亿重来”。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铟；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骖”。此句出自《吕氏春秋·察今》，指的是，好剑要的是锋利，不必是莫邪的名称；好马要的是能行千里，而不是骥骖的名称。

新基建亦是如此！3月7日，与经济观察报在线面对面交流的任泽平似乎信心十足。他说，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边缘，当务之急是统一认识，意识到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它关乎国运。

四个“新”与“软硬”基建

经济观察报：不只是高层会议，还包括中央密集布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如今的热词。就此，你提出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好措施，为什么？

任泽平：我想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举，就像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滞胀与里根经济学；化危为要，我们需“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产、提振消费”。

“新基建”要分拆去看，一个是代表未来的“新”，有“四新”；一个是基建，又分为“硬”基建与“软”基建。“四新”分别是：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

新的领域：它不是刺激铁公基的概念，不是四万亿重来；而是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

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地区：如 2019 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 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 2030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 71%时，新增 2 亿城镇人口的 80%将集中在 19 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 7 个城市群，未来这些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 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但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新的主体：除了政府的债务、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为主的投资方式，未来还有民间资本的参与。即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 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经济观察报：那么，该如何定义“新基建”？

任泽平：刚才我们说了“新基建的‘新’”，然后来讲讲“基建”，就可以找到答案。

什么叫基础设施？经济、产业、技术等，包括社会，它其实是这些领域繁荣发展的一个根基或者基础，比如 5G 网络、基站的建设，像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零售、移动支付等，都需要基础的网络建设，这就是基础设施。

再比如公路，中国公路网、铁路网等，以前没有这些硬件，中国吸引外资、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就无从谈起，这就是基础设施。我认为，只要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是“新基建”，有硬的，也有软的。

现在市场提及的新基建，更多局限于技术层面，如“四新”里——大家主要是讲新的领域（7大行业），但这并不全面，四新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五新，即新的内涵。换言之，硬的基础设施之外，还包括软的基础设施。

软的新基建，比如教育、医疗等关乎民生的消费升级领域；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等营商环境的建设，包括信息公开透明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建立等。这些势在必行的减税降费，放水养鱼，与民休息等，就是软的“新基建”。

诸如：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中国宏观税赋在国际上相对较高，但我们大量的财政支出在民生领域又比较少。还有基础制度建设（体制机制性改革），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包括舆论监督、法治、经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行业开放、公平竞争、竞争中性、国企改革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非常重要，还包括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等。

不难看出，新基建有着时代烙印，可支撑未来 20 年

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而 20 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等。

策略：“适度超前”

经济观察报：但某种程度上，软的基建基础设施可能难度较大，因为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改革？关键是什么？你有何建议？

任泽平：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要适度超前，无论是硬的新基建，还是软的新基建，这点非常重要。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工程师资源，企业家资源，有道路、公路、包括高铁，包括互联网建设，助推中国制造快速崛起。就此，我们是中国式适度超前基建战略的受益者。

例如，以前我们修了很多路，激发了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但如果中国不加入 WTO，不推动开放，没有制度变革，这些经济潜力也释放不出来。关键在于，更多要让市场去选择，让市场去试错，发挥市场的力量。政府提供一些支持，给予一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就好。有适度超前，才有规模效应。

我们的建议是：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经济观察报：不过，新基建的钱从哪来呢？

任泽平：的确，大家担心现在财政的压力很大，地方财政，尤其去年都是负增长，入不敷出。没有钱怎么投基础设施？这里我有个建议，要突破赤字率。

为什么“新基建”要有“新的方式”，如：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财政赤字可以到多少？

任泽平：其实财政赤字到 3.5%、4%都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不是一个数的概念，而是一种理念，究竟是要保财政还是保增长？

我们建议，应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 3%，增加专项债额度，上调至 3 万亿-3.5 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尤其是新基建，基建投资可适度超前。

经济观察报：怎么理解？但前提要控制债务水平，保证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对吗？

任泽平：不是这个概念，是说，政府要当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家，而不是财政的小家。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要保证自己财政的平衡，一定会收过头的税，甚至各种非税收入。但一定需要厘清的是，一国财政是建立在自身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就不愁财政。

例如，上世纪 80 年代的“美苏之争”，里根经济政策包括“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加军费支出”等；那时候美国推供给侧改革，赤字率很大，大量减税；而美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在里根时期开始铺设的；当时，美国推“新的计划”，增加制造、基础研发的投入。尽管美国那时的赤字率比较高，但它培育了 90 年代，尤其 2000 年以后，美国新经济的繁荣；而且 90 年代之后，美国的财政得以改善；2000 年前后，美国的财政罕见地出现盈余。

这就像先播种再收获一样，如果现在连种子的钱都不舍得投，未来怎么收割？我觉得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未来中国新经济的“种子”，这是种子工程的概念。

第二个案例是 98 年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又遇到大的洪水，当时经济很困难，国企 1/3 亏损，失业下岗。那时候财政也很困难，但是，当时的政府朱镕基总理要推动什么？每年发 1000 亿国债项目。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国债投资项目修了很多的路，道路、桥梁等等。其实，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软的，比如“住房政策、2001 年加入 WTO、国企改革”等等。总之，硬的软的都有。尽管这在当

时增加了赤字率，但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投入的这些基础设施，它的巨大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就把中国的货物通过港口、公路、铁路运向世界，把中国制造的货物运送到全世界。

我们知道，2000 年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财政收入高，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攀升到世界第一，这些恰是因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搞了新基建，当时公路、港口、机场也是中国的新基建，成就了 2000 年后的中国重工业化时代。

经济观察报：不过现在的经济结构跟那个时候不同，现在消费拉动经济的贡献率是最大的，如出一辙推基建，这会不会有问题吗？

任泽平：不会，这个没有问题，时代背景不一样了，新基建的内涵定义也变了。

还包括一些软的基建，软基建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扩大消费”。扩大消费的基础设施之关键在于，一定要扩大我们的中产阶级，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消费最好的方式是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产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改革开放之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资本比较友好，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到，走到今天，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全球来看较大。广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他们的消费受抑制。

那么，调节好分配、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后，消费自然就会起来。这恰是推动软的新基建之际。诸如，税收体制、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等，这些能否推出来？然后，能否

减轻一些广大中产阶层的税赋？财政支出和国企利润能否更多地投入到民生支出和社保建设？

另外，住房制度改革，怎么保持房地产的平稳健康发展，而非暴涨暴跌；以及社保体系的完善，真正做实老百姓社保账户，让病有所依，老有所养，消费自然会随之扩大。

老百姓储蓄多是因为国家的保障不多，要预防风险。所以，这就需要社会保障、税收、住房、养老、医疗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革建设来配套完成。

不是“刺激”是“激发”

《经济观察报》：那么，硬基建、软基建怎样才能协调起来呢？经济活力真正得被激发起来？

任泽平：当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事都要人来干。最关键的是调动积极性，激发企业家、地方官员、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如果及时推出类似税收、融资、资本市场、激励机制等相关支持政策，我觉得就能够调动起积极性。

比如，地方官员建立精准考核机制，把高质量发展，把新基建、人民美好生活这些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内容纳入他的考核指标，同时与地方政府的规划与财政计划等配合好。

此外，要给地方一定的授权，进行适当的放权，结果导向、过程透明就行了。比如人口流入的地方，搞新基建出现了短期的债务，亦不要搞终身追责制，要有一定的免责。创新本身就是要有包容性，允许犯错；不犯错的最好办法是啥也不干。

经济观察报：是说需要有一个容错机制，但与之对应，

可能也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底线？

任泽平：后者应归纳为法律问题，通过法律去解决。他若错了，你要宽容他，但是在投入及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腐败，该怎么办怎么办，用法律去制裁。

经济观察报：硬基建的盘子有多大？你是否测算过新基建的未来效益，它对市场的一些影响？此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任泽平：新基建相对于老基建，目前占比相对较低。旧基建肯定占比高，但它的空间潜力不大，新基建目前占比低，但未来的空间潜力很大，发展哪个？

例如，20年前的90年代，互联网经济，大家觉得肯定会很小，结果今天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经济当中占比很高。同样的逻辑，有人说新基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大，还有人说，这是“新瓶装旧酒”、“刺激铁公基”、“四万亿重来”等等诸如此类，我觉得这是没有未来的眼光，认识不到位。长远来看——新基建最大的特点就是潜力空间巨大。

换言之，“新基建”投资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比如，未来5G网络建设投资将达到1万亿以上，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数万亿投资，更重要的，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产业，带动十几万亿产值的新经济，可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的基础设施。

再换种角度看，20年后，现在的新基建也会变成未来的老基建。但那时候它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已超过一半以上；这

类似 20 年前我们这样看铁路、公路的思路。

经济观察报：GDP 会怎么样呢？你能否预测一季度、二季度或是全年情况？

任泽平：我觉得一季度可能会砸一个“坑”，区别只在于零增长，负增长和稍微增长，但这已造成了事实，关键在于未来的应对。就像疫情危机来了，要先应对疫情，而不是先去查谁的对错。

当然，危机暴露了一些问题，重点是我们需要通过改革去纠错。我认为新基建目前就是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抓手，它亦是撬动经济社会效益的支点。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要落实新基建这盘棋，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任泽平：有三点很重要。首先是解决认识问题，思想上重视了，才会有行动上的坚定。目前市场存在的大量误解与不同观念，是因为对新基建的认知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新基建是短期应对疫情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最有效的办法。

其次是机制问题，怎么调动大家积极性去干，不然就沦为口号了。

第三是手段，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还要给出一些手段：比如说融资、税收，地方官员的适度容错，债务上限的适度突破，包容失败，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如何落实软基建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新基建会怎样影响市场？它可以完全对冲现在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吗，还是说其实也有个过程。

任泽平：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基建”，这有大量的例子，比如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政策，包括 98 年金融危机、2008 年搞的很多基础设施等，都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

至暗时刻，“新基建”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不管怎样，我觉得新基建最重要的在于——除了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外，还有在这个时间阶段，中国政府在干一件正确的事情；这很重要，它有助于提振各方面信心。假如新基建引起各方强烈反应，认为这是民心所向；顺民心做事，就一定能够提振各方面的信心。

（来源：经济观察报）

“新基建”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

何自力

控制住疫情是早晚的事，如何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是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种措施稳增长，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当数已吸引数十万亿元投资支持的“新基建”。

从近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投资项目分布看，“新基建”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

一是以 5G 为代表的，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核心领域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涵盖了 5G 基站建设、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几大

门类。其中，5G毫无疑问成为“新基建”的抓手。未来7年间我国拟建设600万个5G基站，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特别是独立组网建设步伐，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深化5G与工业、医疗、教育、车联网等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所谓的“补短板”领域，这包括传统基建领域中的补短板领域或者新兴子行业。比如，国家电网公司近日印发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将智能电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内容，拉动投资规模不断攀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展现出的公共卫生短板，近期地方披露出来的投资项目明显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众所周知，以投资、消费、出口为核心的“三驾马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情况下，消费和出口等行业受到冲击还比较大，经济拉动作用受到严重制约。相比之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更为直接、见效更快的稳增长利器。“新基建”与以“铁公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不同，它更强调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赋予传统交通和城市等基础设施科技内涵的信息化建设，兼具科技与基建的双重属性。充分发挥“新基建”的作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在寻找除了房地产和汽车以外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新万亿产业，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一系列信息技术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成为经济增长强劲的内生性

驱动力。而疫情爆发以后，一方面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信息技术提供了可能的应用场景，催化了相关应用的产生，推动了相关平台和产业链的发展。

从区域经济来看，“新基建”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个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差距的机会。在这一轮地方公布的重点建设项目中，河南省发布的 980 个重大项目中，以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发展类项目高达 674 项，还提出要实现县城以上城区 5G 全覆盖，启动全省 5G 规模化商用。在云南公布的大型项目中除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外，还把“5G 网络全覆盖”作为十大项目之一。

从社会发展来看，补足民生短板、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新基建”重要内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我国城市管理能力，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能力薄弱，提升我国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包括医疗卫生、公共防疫、应急管理能力和在内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刚需，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基建”，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予以支持：一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专项债券投向，确保“新基建”项目资金投入。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贷款利率，增大信贷额度，增加中长期贷款，降低“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三是充分发挥 PPP 等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

积极性。

最后，鉴于上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轮“新基建”投资中，各地政府一定要尽力避免走大水漫灌盲目刺激的老路，而是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将资金真正投入到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弥补发展短板的紧要领域。

（作者是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送：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